

冬之舞

●余敏

难忘去年冬天观看的那场铁花秀。
傍晚时分，小城的人们宛如涓涓细流，从四面八方、大街小巷齐齐涌向夏布小镇。小镇的公路上、河岸边、广场间挤满了游人，寒风瑟瑟依然挡不住一颗颗热切的心情，每一粒空气都像蠢蠢欲动的音符，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满含着期待的神情，河风拂过，连花草树木也斜向同一个方向，仿佛在侧耳倾听人间的动静。
花灯在头顶上簇簇地绽开，色彩斑斓的光亮拉开了夜的序幕，有了灯光和夜色的渲染融汇，小城仿佛笼罩在一个朦胧的梦境里。在这个十分喧嚣的梦里，人们川流不息，项背相望，

只能缓缓地向前挪动着脚步。
突然“砰”的一声响从桥上传来，只见一团闪烁的火光从下至上飞腾，它越过人群，越过树梢，甚至还想往高高的楼顶攀升，最后在半空中舒展、怒放，倾泻出漫天金色的细线。人群中随即发出低低的惊呼——哇！这片惊叹声又不敢太大，似乎怕扰乱了那灼灼其华的烟火。
用警戒线围成的场地中央，有十几名表演者，只见他们统一行头，头上均裹着红头巾，腰间系着红腰带，身着红色短裤，全都赤臂上阵，那些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成千上万双眼睛的

注视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心无旁骛凝神聚气，沉浸在紧张刺激的打铁花角色中。
一旁熔炉里的生铁已化成铁汁，1600多度的汗水哧哧地冒着红光，表演者呈点状排开，他们用涂有耐高温材料的勺子舀出铁水，随即把铁水往空中一抛，身边另外几人紧密配合，挥舞着木棒将抛出的铁汁向上击打，伴随着“嘭！嘭！”的打击声，窜起十几米高耀眼的火花，顷刻间铁花飞舞，金星四溅，形成“铁树金花落，万点星辰开”的恢宏景象。
清代诗人张晋在《铁花行》中写道：“洪炉入夜熔并铁，飞焰照山光明灭。忽然涸洞不可

收，万壑千岩洒红雪。”想必他也是观看了这样一场铁花，才会于笔下流淌出那如诗如画的意境。
铁水在炉膛里愉快地燃烧，仿佛把满世界的热量与光芒都汇聚在了一起，经过敲击，它飞向天空，不断喷射出绵密流畅的线条，又像梳理出的一条条闪亮的流苏。
两只舞龙队犹觉此情此景不够尽兴，也欢快地加入了表演的阵营。红红火火的中国龙钻进四处挥扬的铁花雨中，他们进退自如，灵活地左右穿梭，上下翻腾。“龙穿花”的献技，让舞龙与打铁花完美结合，把龙、舞、灯、火融于一体，

让人叹为观止。铁花卷涌，裹挟着气流拉成金灿灿的抛物线，在空中编织出一张张大气磅礴的图案，掀起了天、地、人同乐的欢腾。
桥的下方，荣峰河水闪着银光，你看那水中央，铁花的倒影像肆意绽放的花朵，摇摇晃晃地从水底化作气泡不断冒出来，映照出星星一样的光芒。这些光芒铺满了整个河床，照亮了一张张兴奋的脸膛，照亮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晚上。
铁花在冬的夜空中飞舞，不似落叶纷飞那般萧瑟凋零，不似雪花飘扬那般洁净孤清，它绽放出绚丽的色彩，激励起奋进的人生。

雪花柔软的双脚

●李黄英

雪花从天空降生之时，就踮起柔软的双脚，在空中跳起了优美的芭蕾，呼啸的北风为她奏出一首首轻快的舞曲。她用舞蹈给大家带来欢乐，也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完成为大地输送养料的使命。

这场空中芭蕾舞是她使命的开始，也是她难得的自由时光。她摇摆、旋转着轻盈的身体，享受着这场狂欢。

跳累了，她纵身跃下，将她的白袍子一件一件甩在山峰、大地、河流，她将自己的脚印留在树梢、悬崖、小路、小草上……他们和她跳舞，和她做朋友。她白皙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笑容洁白、动人，发出耀眼的光芒。

过了一会，她伸出白皙的手臂，和树枝玩着挠痒痒的游戏，噗嗤一声，树枝憋不住笑出了声，她也被树枝挠得咯咯笑了起来，雪白的双肩抖动着，珍珠做的纱衣随风飘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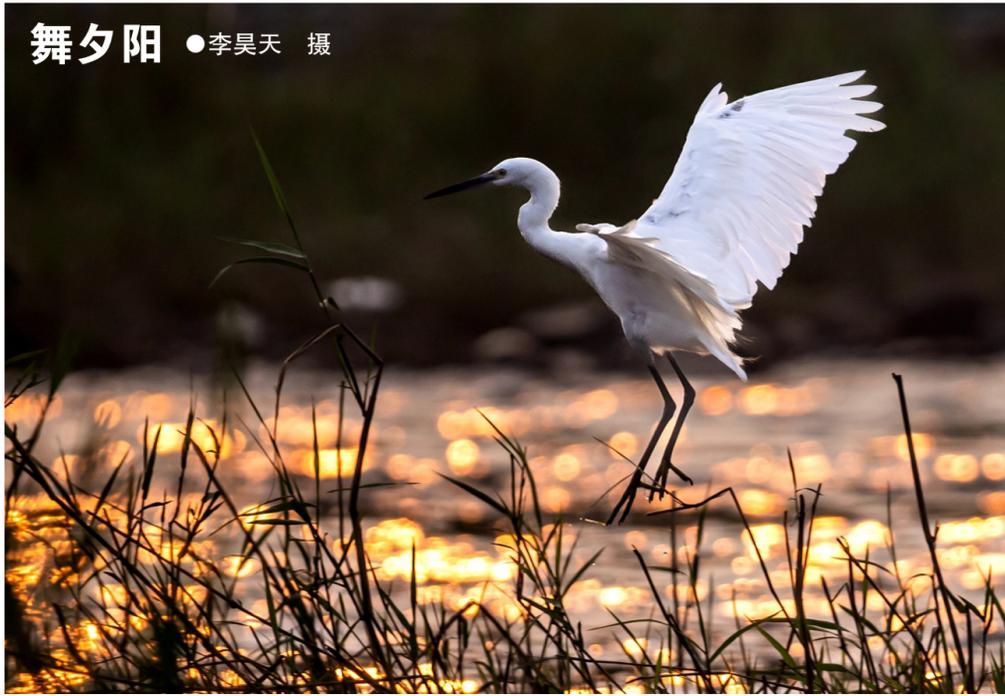
地里的青菜，是一位慈祥的大娘，握着雪花冰凉的双脚，想给她暖一暖。雪花任凭青菜把自己

搂在胸前，她想起了妈妈，她的眼睛湿润了，晶莹的泪珠，一颗颗滚落，挂在青菜的肩膀和绿色的衣衫上。
小草舍不得雪花离开，紧紧抱住她雪白的长袍，她一步三回头，最终狠心地挥挥手告别了好朋友。小草的睫毛上，还残留着她的眼泪，一颗颗沉甸甸地挂在草叶上。

夜深了，她独自走在坚硬的土地上。突起的石头和枝杈，刺破了她的皮肤，她忍受着钻心的疼痛，小心翼翼地走着，她要赶在天亮之前，将雪白的袍子，铺满整块大地，让这块土地，有充足的养料，供给生存在这里的植物和虫子。夜深了，她送出最后一件白袍子，就倒在大地的怀里呼呼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了很久很久，直到阳光滚烫的手抚摸着她的额头，她才猛地醒过来。她伸了个长长的懒腰，连忙跑到大地上一件件去收她的雪袍子，青菜、小草、大树，也送还了她的雪围巾、雪手套，他们笑眯眯地和她挥手告别。实在来不及收走的雪衣裳，最后化作了一弯清浅的溪流，他们唱着她喜欢的歌，朝前奔跑着。这也成了她来过的唯一证据。大家期盼着第二年冬天的到来，期待她再一次穿着雪袍子，和他们跳舞、做游戏，期待裹着她柔软的雪袍子、雪围巾，在漫长的冬天，做一个洁白香甜的梦。

舞夕阳 ●李昊天 摄



最温暖的火盆

●周永藻

记忆里，家乡酉阳的冬天都特别冷，而我儿时成长的地方小坝，比县城酉阳又要平均冷上两三度，传统的木制火桶就成了每家取暖的必需品。火桶呈长方形，高一米左右，底部用火盆装一点柴灰，灰上放木炭，火盆正上方是用手指粗细的钢筋铺成的架子，用来放脚，两边是木方做的架子，用来坐人。一人十月的晚饭后，一家人挤在火桶里，用一床被子盖在脚上，不一会一股暖流就从脚底板往上窜，慢慢地全身便暖和起来。

这是在家里的取暖，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制的小火盆，竹子编的，铁皮做的，用漏底的洋瓷盆改造的，我的是父亲用油漆桶改的，在里面装点柴灰和木炭，再用热灰盖住即可。上课的时候就放在

桌子底下烤脚，一到下课，操场上的我们都抡圆了胳膊在拼命的甩火盆，甩得满操场火星子直飞，像极了年三十晚上璀璨的烟花。

如今，老家几乎没人再用这种传统的木火桶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先进的电火桶。看着堆放在杂物间的那个木火桶，那曾经的火盆岁月，却怎么也无法忘却。尤其是母亲那特殊的火盆，只要一想起，就会潸然泪下。

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事。当时村里就读的小学要办初中了，只留一二年级在本校，三年级以上全转中心校去。我刚好三年级，中心校离家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路程。

那天，下着好大的雪，飘飘洒洒，整个天空都飞舞着柳絮般的雪花。我照例挎着书包，提着油漆桶火盆，便去上学了。

可能是那天格外地冷，我的木炭很快就烧完了，后半天我坐在教室里，双脚冷

得直发抖，即使一双小手被我搓得通红，但也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半点暖意。

放学回家，我走在凛冽的寒风中，嘴里哈着气，瘦小的身子因寒冷而瑟缩着。那时，我多么希望一回到家，就能蜷缩在烧着木炭的火桶里，暖暖地睡上一觉。这样想着，我似乎走得就更有劲了。

刚到村口的时候，只见母亲背着一大背篋白菜从风雪中走了过来，头上一片雪白。我来到母亲跟前说：我冷！

这时，母亲突然一声不吭地拉过我的双手，掀开围裙，掀开棉袄，把我冻僵的双手直接夹在了她的胳肢窝下。霎时，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我抬头看着母亲，母亲就像一截深埋在地下树桩，动也不动。

如今母亲已是古稀之年，或许她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但于我而言，这件事永铭于心。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变好了，我的小家有了空调取暖，我也不再担心寒风的侵袭，甚至连那象征童年的火盆也早已不复存在了。可我在一个又一个不再寒冷的静寂的冬夜里，总会不自觉的想起母亲那温暖的胳肢窝，那是我人生中最温暖的火盆。

诗歌花园

鸬鹚天雪松赞

●王平浩

数九寒天揽朔风，
琼枝铁骨傲苍穹。
挺胸屹立凌云处，
翘首昂扬玉雪中。
摇绝岭、渡长虹，
冰花冷结透玲珑。
气豪盖世凭谁问，
素裹三分翠更葱。

濂溪冬韵

●廖治国

何须远驾觅妖娆，
濂水悠悠鬼斧雕。
锦带逶迤舒画卷，
银陵起伏舞霞绡。
裁冰镂雪吟笺闪，
踏翠寻梅笑语飘。
素裹红装辉沃壤，
迎寒跋涉砺天骄。

眼睛

●黄裕涛

母亲的眼睛浑浊了，
浮着一片淡淡的黄云。
母亲的眼睛模糊了，
蒙着一层浅浅的土灰。
母亲说自己老了、老了……
我深深地知道，
母亲的内心洞明一切。
就像阳光穿透云层，
馈赠我幸福炫丽的丁达尔现象；
就像一张软软的棉布，
拭尽我心灵最后一粒尘埃。

妻子的眼睛如一泓秋水。
不小心落入一枚石子，
溅出一朵忧郁的浪花，
还下起了一场朦朦胧胧的细雨，
如烟、如雾、如诉。
我的心被浇得湿淋淋的，
一如幸福被疼痛撞弯了腰。
妻子的眼睛又似一面神奇的魔镜，
被辛劳和疲惫高高托举，
我看见那里有父母、丈夫、朋友，
和一个完整的家。
——唯独没有她自己。

女儿的眼睛如天上的星星。
在浩瀚的银河里，
眨呀眨的，
幽蓝幽蓝的，
没有一丝杂质。
曾经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我们一起看月亮、数星星，
呼吸着快乐的空气，
把美丽的童话抖落一地。
漫漫求学历，
迢迢数千里。
今夜寒风吹，
东北降大雪，
姑娘，没冻着吧！

林海雪原 ●汤青摄

